



【编者按】

2008年8月,海南省博物馆收藏了从外省回琼的《南安书院碑记》碑刻底稿册页。该藏品的作者张岳崧(1773年—1842年)是清代海南定安进士、琼州科举史上唯一的探花(殿试一甲第三名)。《南安书院碑记》是他任陕甘学政、督学甘肃巩昌时所撰述并书写。

张岳崧致仕前,经历宦海沉浮,感情丰富,体悟深刻,文采斐然。他博学而又有专精,写得一手好字,至今国内多地都能见到他的笔迹,有“书绝”的美誉。

张岳崧还热心社会公益事业,尤其重视文化教育。不论是因求学,或因赴任,或因还乡,张岳崧所到之处,都对当时的书院情有独钟,或执教,或捐助,与书院有着不解之缘。



海口琼台书院中的张岳崧塑像。陈耿 摄

此生四海书院缘

■ 本报记者 陈耿

宅与蛰

■ 胡新波

周末与妻女去公园踏青,空气中还泛着些凉意,草地上长着些绒的花草,轻轻浅浅,遥看有,近却无。妻子看了下手机上的日历,说马上就是惊蛰。因不事农桑,“离开”土地已有多年,对于节气轮转实在谈不上敏感,平日里就是通过朋友圈里的节气图广告,才知道已到仲春。

蛰,《说文》解释为“静也”。在漫长的冬日里,因食物减少,气温降低,蛇虫鼠蚁不具备大雁的迁徙功能,便选择钻入地穴精蓄锐,节衣缩食,闭门不出。

听我这么一说,女儿恍然大悟:“那蛰就是‘宅’的意思喽!”“宅”是现代网络用语,是说人不愿意社交,在不上班的时间里宁愿窝在家里打游戏、看电影,实在不行对着承重墙发上几个小时的呆。

宅和蛰自然有区别。宅是因个人主观层面一年四季都不选择外出,而是从事网络职业,一年下来不用走路,更能省下不少鞋子;蛰是因客观环境不允许,不过等春天来串门,雷声一响,菜花蛇和蛤

蟆兄弟便会赶紧“洗漱”出门,真情热切地迎接新春。

蛰从农耕时代流传至今,遇时而出成了虫子的基因,只有走出巢穴,才能获得食物,获得生存和繁衍的机会。有些人现在不必出门,便能网购、网挣、网聊,这种温床下,滋生了不少时髦的宅人。只是身体宅久了,精气神没有和天地自然接轨,多少会引发心灵和思想上的虚空。

于冬虫而言,如果不能及时从沉睡中醒来,推开那堵泥墙,迎来的想必是生命的消亡;于人类而言,若是不能及时推开那堵心墙,不去接受新事物,不参与公共生活,换来的必定是情绪感知的钝化,由人为囚。

从旧认知走向新感悟,本质上是思想和心灵上的洗礼和觉醒。好比虫子要过惊蛰这个节气,人类何尝不是?

春雷在耳旁炸开,我回过神来,看着蹦蹦跳跳的女儿,蛰伏了整冬的神思穿透了身躯,与这天地再次相遇。且盼这一声春雷,唤醒更多的宅人。

春光明媚,风和日丽,正是摇荡秋千的好时节。此时,品赏丰子恺笔下的秋千图,亦别有一番情趣。

丰子恺,浙江嘉兴桐乡人,中国现代漫画家、散文家、教育家,原名丰润,又名仁、仍,号子凯,后改名为子恺。其画法融合中国传统之隽永悠远、西洋画之明朗轻快,而自成一体。他的漫画,往往寥寥几笔,就勾画出一个难得的意境。尤擅长以儿童为题材,童心童趣,令观者惊讶于童真世界的美好;同时,擅长以古典诗文为题材,托古寓今,寄托淡泊高远的情怀,正所谓小画如小诗,别具韵致,清新可人。

丰子恺的《秋千慵困解罗衣》,是他《漫画古诗文》中的作品之一,其创作灵感源自宋代欧阳修的词《阮郎归·南园春半踏青时》:“南园春半踏青时,风和闻马嘶。青梅如豆柳如眉,日长蝴蝶飞。花露重,草烟低,人家帘幕垂。秋千慵困解罗衣,画堂双燕归。”

他说过:“我觉得古人的诗词,全篇都可爱的极少。我所爱

的,往往只是一篇中的一段,甚至一句。”余每遇不朽之句,讽咏之不足,辄译之为画”。

从《秋千慵困解罗衣》这幅画作来看,地上绿草如茵,两只燕子在临近房子上空翩翩起舞,一秋千架子竖立于一堵白色墙旁。细看画面,一个小孩似乎正在上秋千,旁边的母亲好像刚刚荡过秋千,身上已微微出汗,站在那里准备把外衣脱掉,显得十分自



丰子恺《秋千慵困解罗衣》。资料图

然,充满生活情趣。画中的情景,正切合“秋千慵困解罗衣”的诗意,真可谓诗中有画,画中有诗,诗画交融,别具情趣。

丰子恺漫画古诗文这类画作,是运用古诗文,用简洁的几笔,画出现代人的生活,将古诗文成文或文句作现代性关照,这就道明了《秋千慵困解罗衣》这幅画,取自于古诗句,而画中人物穿的却是现代服装的缘由。

宋代李清照的《点绛唇》:“蹴罢秋千,起来慵整纤纤手。露浓花瘦,薄汗轻衣透。”将女子荡秋千的情形描绘得活灵活现。

明代朱日藩在《清明扬州道中忆王端公》中所吟的“水国人家种杨柳,清明女士竞秋千。”道出了当时女子在清明戏荡秋千的情景。

清代李清振《百戏竹枝词》对当时秋千的风行也有描绘,诗曰:“日影垂杨舞半仙,御风图画两婵娟。”

岁月流淌,荡秋千已成为我国民间常见的体育活动,盛行不衰。而一些画家则以秋千为题材绘画作品,丰子恺就是其中之一。

鲁迅日记里的林绍仑

■ 成健

上世纪二三十年代,在左翼文艺运动的影响下,成百上千的进步青年对于木刻艺术产生了浓厚兴趣,岭南的一批美术爱好者尤其引人瞩目。作为左翼文艺阵营旗手的鲁迅,积极引导进步青年,大力扶持美术社团。他发起并举办了全国木刻作品展,介绍和出版西方优秀的木刻作品,得到了青年美术工作者们的热烈响应,并由此形成了一股“为大众而艺术”的思潮,这在我国现代美术史上被称为“新木刻运动”。

林绍仑就是这些青年木刻爱好者当中的一个,其生平事迹,现在可查证的资料已经不多。他大约生于1911年,原籍琼山县(今海口市),广州美术专科学校毕业,曾留学日本,回国后担任过崖县(今三亚)中学美术教员。

1934年秋天开始,林绍仑通过书信向鲁迅求教。鲁迅日记里提及林绍仑共计六处,主要是记录了书信往来。林绍仑至少给鲁迅写过六封信,鲁迅至少回复过两次。如当年10月2日,鲁迅收到了林绍伦的第一封来信,当即回复。11月13日,鲁迅日记记载:“得林绍伦信并木刻三十枚,午后复,并将木刻寄北平全国木刻展览会筹备处。”

林绍伦和鲁迅始终未曾见面,两人之间的书信已经散失,内容不得而知。但可以肯定的是,鲁迅对林绍伦在作品参展等方面有过帮助,而且广东的其他青年木刻爱好者如李桦等,也通过林绍伦的介绍与鲁迅取得联系,此后不断得到鲁迅的关心和指导。

1935年底,林绍伦等人以青年作者美术会的名义,出版了一本刻画丛书——《给我们自己》。在该书的序言中,林绍伦写了这样一首诗:“我不懂什么是悟妙,更不懂怎样才高明,只凭了一时毫无整理的心情,便这样的写了几行。呵,这算得什么?不过是个小小尝试的过程;朋友哦,请别称我诗人!”

如果是生活在和平年代,林绍伦的文学艺术才华或许会有一个很大的上升空间,然而日寇的铁蹄踏碎了他美好的梦想。抗战期间,林绍伦和弟弟林绍松、侄子林超常等人一起为抗日宣传工作东奔西忙。作为崖县中学青年文艺社的骨干,林绍伦主编印刷了许多抗日资料,包括摘要翻印《新华日报》等进步报刊和书籍,四处散发张贴,在当地群众中产生了很大影响。

林绍伦的侄女林玉兰后来谈起林家的往事,让人们对这个坚守民族气节、不惜家破人亡的家族肃然起敬:那个年代,他们家出了很多有学识、有本领的人,叔叔林绍伦和二哥林超宇都去过日本留学。日军侵略海南期间,听汉奸说林家有人懂日语,所以希望找到林绍伦为日军做事。但因林绍伦不肯,日军就抓了他的哥哥和岳父等亲属十二口人,并把这些人全部杀掉埋入一个坑中,其中有的小孩才几岁或几个月大。

故敌所到之处,疯狂搜捕我抗日力量,文艺社随游击武装辗转各地。有一次,林绍伦遇到几个学生,一起来到“崖州八景”之一的镜湖边上,在湖光山色之间徜徉。身处短暂的安宁中,林绍伦感慨地对学生们说,如不是兵荒而是升平之时,到这里来写生是最惬意的。然而山河沦陷,国破家亡,海南岛上连安放一张课桌的地方也没有了。

1940年5月,林绍伦等文艺社成员随部队转移到罗望岭一带开展活动,一天早晨,突然遭到大批日军包围。我方虽占据有利地形英勇抵抗,但终因敌众我寡,林绍伦和林绍松、林超常等二十余人壮烈牺牲。

林绍伦,一个曾受到鲁迅影响和帮助的海南才俊,一个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洪流的文艺青年,值得我们深深纪念。



投稿邮箱 382552910@qq.com